

## 天倫夢斷四十年

翠屏（蔡淑媛）

昨夜夢裡，依稀又回到了島南故居的舊時庭院。中天明月映照著冷冷的屋瓦，屋裡有鋼琴聲韻泉水似地流漾。屋角樑柱掛著鳥籠，母親眷養的十姐妹（寵物鳥），雙雙對對交頸而眠。燈火隱約處，傳來年輕女孩清脆如跳豆般的笑語，牆上的壁虎，睜大一雙好奇的圓眼，凝視著尋常人家樂敘天倫……。

父母一共養育了我們八個孩子，加上從鄉下來到市內上學而寄居，住到結婚才離開的表姐，還有在我家幫傭「半世人」，自然融成一家人的歐巴桑（日語，對年長婦女的尊稱），一家十二口人，讓橫面不寬，縱深頗長的紅瓦厝，時時刻刻，「鬧熱」滾滾。

舊厝屬於老街連排店面的一部份，室內光線半靠來自厝頂的天窗。厝中央留了一個雖不算大但得陽光普照，風雨垂青的天井（由四圍的房間圍成的露天空地）。喜愛園藝的父親在天井中砌造了一個小花壇，壇上種了幾株粉色的珊瑚藤與聖誕紅。花壇邊依傍著一大盆葉小枝細的桂花叢。感謝父親的巧手經營，使我們樸實的老厝內，有春花秋桂，按時飄香。

三妹自小喜愛音樂，就讀初高中時就立志要投考大學音樂系。除了學科考筆試，術科必得考鋼琴。母親為她買了一部二手貨的Yamaha（山葉

牌) piano。從此以後，每當她初練新曲，不和諧失節奏而一再重複練習的琴聲，對家人的耳膜進行噪音的轟炸，弄得眾姐妹異口同聲地抱怨：「有夠難聽，是哪個笨蛋音樂家的作品啊？」

「連蕭邦的名曲也聽不出來，哼！沒半點音樂細胞。」她十指緊扣琴鍵，嘴巴也沒閒著。

「蕭邦的曲子被妳糟蹋成那樣，他老人家地下有知，會氣得從棺材裡跳出來再死一次給妳看。」我們集中火力對她猛攻。

姐妹們從小到大，有事沒事就會「鬥嘴鼓」，明槍暗箭，你來我往，幽默潑辣兼而有之。等到我們的耳膜被三妹的琴聲騷擾到近於麻痺，她也已經把曲調練成。一曲蕭邦，行雲流水。我們放下手邊的書本或工作跑到琴旁去聆聽。

三妹看到人眾群聚，就會順手彈起一些熟悉的老歌如「可愛的家庭」、「補破網」和「望春風」等，我們全体合唱，讓歌聲繞樑。愛唱歌的母親也加入我們的行列。父親從未跟我們合唱過什麼歌曲。但是，只要四妹彈起「荒城之月」(日本著名歌謠，)，我們跟著哼唱時，他就會走到天井花壇邊修剪花枝，清理落葉，乘機聆聽。這首歌是父親一生的最愛。

三妹要練琴，歐巴桑在折疊並縫補我們換洗的衣物時愛聽電台的歌

仔戲，兩人因為地盤重疊故而吵翻天。歐巴桑雙耳重聽，收音機要開到最盡磅（最大音量），呼天搶地的哭調仔一哭號就是長長的下午到黃昏。

「收音機開那麼大聲，吵死了，我怎麼能練琴啊？」三妹翹起嘴角大聲抗議。

「你彈鋼琴就不夠大聲？不夠吵？」歐巴桑也不甘示弱。

但是不管如何，嘴硬心軟的歐巴桑到最後總會讓步。當蕭邦大駕光臨，「羅通掃北」也罷，「薛仁貴征東」也無兩樣，迷倒番邦公主的俊俏小將很快就消聲斂跡。

「囡仔時代」成長中的歲月，一年似乎盼不到盡頭。最深刻的期待，除了能有過年錢（壓歲錢）可拿的二九暝（除夕）以外，另外一個最令我們盼望的日子則是舊曆六月十二，內嬪（祖母）的忌辰。內嬪過世時父親只有十四歲。他當時就讀於高雄州一中（高雄中學前身）。日治時代，能獲得錄取，進入該校的台灣子弟寥若晨星。父親親口告訴我，與他同年入學的台灣「囡仔」，連他一共只有四個人。

一向沈默寡言，不管世事的內公等到「大子娶新婦」（大兒子結婚）就把生計大權田產契約全數交到長子手裡。我們這位大伯霸氣十足，自命不凡，最愛教訓人，父親對他非常畏懼。大伯對父親下達命令，「透早」起床先要煮好全家人的早餐才能去趕通學的火車。父親要轉搭兩班

火車，才能到達學校。為了求學，他清晨四點即起，頂著尚未暗淡的月光，用乾蔗葉起火煮糜（稀飯）。他還常蹲坐灶前，利用那炎炎火光，勤苦讀書。

父親很少向我們提及內嬪生前種種。記得只有一次，身為留日藥劑師的他，在我們自家藥局內，指著手中的一罐藥丸對我說：「這項藥品如果早些年發明，妳阿嬪的病一吃就好，伊就不會那麼早過世。」慘然帶著哽咽的聲調，充滿了遺憾的神情，流露出對死去的親娘永恆的孺慕與哀思。

每年的舊曆六月十二日，不管風雨陰晴，全家搭乘高雄南下鳳山的火車，再轉搭五分仔車（糖廠載運甘蔗的小火車，多加一兩節車廂，附載旅客）回到大寮鄉下去給內嬪「做忌」，且探望年壽已高的內公。車聲隆隆，五分仔車緩緩駛進南台灣翡翠綠的原野中。沿著鐵道兩旁，目不暇接是小橋清溪、蔗田蕉園與綠蔭掩映的農舍，處處還有開得冶艷似火的鳳凰花。

我的眼睛忙著記錄車窗外的田庄風景，耳朵則傾聽著父親與小火車司機的閒談。原來，他是父親「公學校」（日本學制，公立小學）時代的同窗。求學之路，父親扶搖直上，中學畢業後赴日專攻藥劑學。這位同窗卻在讀完公學校後進入製糖會社運輸部，從小火伕做起，最後熬成了

正牌的司機。

他告訴我們，父親當年讀書時成績多麼優秀，是永遠的第一名。父親神采飛揚，微笑不語，把老同窗的恭維照單全收。我們也都相信，以一個沒有身份背景，父母皆不識字的「莊腳囡仔」，能考上日本子弟就讀的「高雄一中」，必定是一個貨真價實的「草地狀元」。

下了小火車，走在圳邊小路，我們一字排開，緊跟在父親的身後，像極了一條長長的尾巴。路邊成簇的見笑花（含羞草）細緻嫩葉靜靜地攤開，我最喜歡蹲下身去觸動那些薄絨般的葉片。只要輕輕一觸，見笑花就會驚慌失措地趕快收緊葉片，好像看到「生份人客」（陌生的客人）就「見笑」（害羞）躲到門後的小女孩。

等了片刻，見笑花以為我已經離開，就又悄悄地攤開葉片。我再動它一下，它又吃驚地縮緊。我樂此不倦地再三作弄見笑花，直到走在前頭的父親頻頻回頭呼叫～～不快走，到日頭落山也走不到家，而我已蹲在那裡把見笑花戲弄了老半天。

在田裡耕作的作息人（農人）不是父親的舊識，就是遠親或近鄰。他們此起彼落親切地對父親呼喚，父親向他們招手，我們也學著招手，了不起的大人物似的。偶爾有條大水牛走過，害怕它頭上那對粗壯的牛角，我們就跑到父親身邊，下意識裡，水牛也應該認得父親，不會對我

們展開惡意的攻擊。父親經常提醒，回到鄉下不要穿紅衫，因為水牛看到紅色會「起瘡」（發瘋）。

一九六七年我的丈夫單獨赴美留學。當時法令，夫婦不能同時出國，其中之一必得等待兩年才能成行。一九六九年仲夏七月，全家人到台北松山機場為我送行。母親叮嚀復叮嚀，交待又交待，千言萬語，意猶未盡。父親緊抱著十八個月大的小外孫安達，緊閉著嘴唇，無言無語。登機的訊號響起，我背起小安達，左手牽著剛滿三歲的世斌，右手拉著一個沉重的大皮箱，就那樣勇敢且義無反顧地，走上「萬里尋夫」的征程。

日頭赤炎炎，我一步一回頭，眼光不捨地追蹤鐵欄杆外擠在送行人群中的父親母親與弟妹的身影。淚水模糊中，我看到烈日下的父親猛搖雙手，聽到他顫動的聲音在呼喊：「卡緊走，嚙通攔再回頭，囡仔已經晒得快昏去了。」

一九七三年晚秋，我的丈夫在密西根州立大學（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）完成了博士學位。那年感恩節前夕，他開車帶著一家四口南下德州休士頓城，從事生物化學「博士後」的研究工作。微薄的薪水，四口之家勉強溫飽，哪裡能有餘款購置四張價格昂貴的飛機票，能讓我完成已在內心醞釀多時的返鄉夢？

我興起了打短工賺機票費的念頭。我到職業補習班學習打卡（Key

Punch) 的技能。我上過大夜班，也做過臨時工，工資微薄，我就發了瘋似地加班賺鐘點費。兩年過去我正好賺到了四張飛機票。有一天接到四妹的來信，提到父親生病的消息。在信中，她提到父親特別交代，要我們放心，病情並無大礙。不多久，孩子的小學暑假來臨，出國六年後，全家人第一次踏上返鄉的歸途。

我坐在飛機上一再地計劃，回家後要租車帶著父母親歡歡喜喜走一趟環島之旅，重訪舊遊之地。我一再告誡孩子，要講阿公阿嬤的（台灣）話，不可滿口英文。回到家後才發現父親的病情遠超過想像中的嚴重。妹妹偷偷告訴我，重病輕報是父親的意思，他要我們在旅途中，心情零負擔，高高興興，輕輕鬆鬆地回家。

每天看著父親變了形的面相與身段，努力捕捉昔日他年輕健康的形影，記憶的連鎖不但破碎更形中斷，對他竟然產生了似熟悉，又陌生的感覺。七月十二日父親過世。六載鄉思，千山萬水歸去，竟然是為了陪伴頓顯蒼老的母親尋覓父親的長眠地，淚眼扶送父親的棺木上山頭。

那年夏天，我攜帶幼子離家，父親用帶淚的聲音斥責我腳慢手鈍，不趕快上飛機會把孩子晒昏。六年後又一個夏天，我再度攜帶孩子離家，一路哭著回到了不是故鄉的休城。我的手提包內多了一張既怕看，又將終生珍惜的照片。

為了世斌的九歲生日全家合照，父親艱苦掙扎從病榻爬起走近鏡前，發抖的手緊抓著梳子，拼命要梳好僅剩的幾根疏髮。照片中，他勉強擠出的笑容是那麼令人心碎。母親與我瞞淚裝歡，照出了一副比哭還難看的怪相。唯一璀璨的光華，則來自九歲的小壽星天真童稚的臉盤上。

一九八八年，母親也走完了人生之路。兩年後，八個孩子為死去十五年的父親撿金（撿骨）重做法事。父母親的骨灰得以重逢，雙雙被安奉在高雄壽山元亨寺。因為沒有子女留居身邊，母親過世之前，已把舊厝賣去。如今，高雄還是故鄉，但我們已經無家。

那張與病重的父親合拍的照片，一直被我深藏箱底。我怕看它又不忍遺棄。一次看它，一次流淚，同時彷彿又看到當年月色，斜照著已不復存在的舊厝屋牆，斜照著荒煙裡父親曾經長眠的青塚，以及墓碑上我為他撰寫的悼詞～～「鬱鬱佳城，中埋傲骨，離離芳草，長伴孤魂」。

天倫夢斷四十年，不思量，亦難忘，天上人間，重逢何處？今生來世，渺茫難尋，悲從中來，有淚如雨。……

（2019年七月修訂）